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0002 国内邮发代号 3-3 国外发行代号 D123 文汇报:www.whb.cn 微信号:wenhuidaily 公众账号:文汇报 微博:@文汇报 客户端:文汇报

作家派、演员派、主持人派……专业门槛一再被冲破

“众拍时代”，人人都能当导演？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英雄各有见，何必问出处。想当年，张艺谋、顾长卫是从摄影师转行当了导演，冯小刚从美工师一跃掌导筒，就连希区柯克、斯皮尔伯格、昆汀·塔伦蒂诺、吕克·贝松都非科班出身，为什么这两年中国的跨界导演却争抢上身？

2016年末，影片《摆渡人》深陷舆论漩涡，重要缘由之一便是原著作者、网络作家张嘉佳能否称得上“导演”身份。还有影评人从影片画面风格推测，这或许是监制王家卫的作品。虚实之间，跨界而来的新人导演，再一次被置于中国电影圈的聚光灯下。

电影进入“众拍时代”，导演的专业门槛到底在哪里？演员、作家、歌手、主持人、经纪人，他们的转型答卷，又能拿

几分？

中国导演的代际划分不再限于时间纵轴

但凡对中国电影稍作研究，按代际关系分门别类属于既往经验。因为这两年，中国导演的代际划分不再限于时间纵轴。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认为，以贾樟柯为终结，以宁浩为开端，新一代导演进入了“无君无父时代”。在这个横截面无限延展的代际里，既找不到谢晋、张艺谋那样的坐标式人物，也很难用学院派高墙来确立导演的行业壁垒。

于是，在这个本该拥有剧组至高权威与经验的职位上，演员、编剧、作家、诗人、歌手、主持人、经纪人都来了。这一年，张嘉佳不是跨界导演的孤例。有人与他同样拿出了电影导演处女作，比如演

员陈思诚、文章；有人堪称他的探索者，已从网文界跃至电影界，并且风生水起，比如郭敬明。还有更多人排在了起跑线上：演员王宝强的《大闹天竺》定档档年初一，演员黄磊的转型之作《麻烦家族》瞄准了今年的“前五一”档期，小众诗人韩东的《在码头》也在某影业的新导演计划扶持下顺利开机，还有黄渤、彭于晏、吴秀波等人跃跃欲试。

他们的平均成绩若以票房论，似乎还不错。陈思诚的《唐人街探案》票房6.8亿元；文章的《陆垚知马俐》在姜文的暑期档里也收获近2亿元；至于张嘉佳，因其个人的电影经历，《摆渡人》俨然是争议声中的“文化现象”。再往回看，2015年邓超的《恶棍天使》在一片“恶俗”的指责声中斩获6.9亿元票房，黄晓明的经纪人黄斌则凭《何以笙箫默》得到了3.5

亿元的票房回报。

跨界导演里，有些人纯属玩票，比如主持人何炅，2015年借着《栀子花开》炒一个IP概念；有些人则打算就此转型，比如陈思诚，他的探案系列，至少计划了三部曲。在一些观众看来，中国电影产业已迎来“众声喧哗”的时期。新生代导演不必严苛遵循学院派规则，开始摆脱阳春白雪的姿态，更注重观众的需求与互动，这是好事。有网友就很认可“作家导演”对台词旁白的雕琢，“演员导演”对个人表演的器重，“歌手导演”对影片配乐

明星效应与粉丝经济正在“围剿”导演艺术

大批人马前赴后继地开展事业新图景求为何？王宝强的初衷是：“这些年

拍戏最大感受是，导演在片场就是无所不能的‘如来佛祖’，演员就是‘孙悟空’，再大牌也蹦不出导演的手掌心。”按他的想法，执掌导演话语权之后，他才算拥有了自己的电影。可问题绝不止于演员的自我主张。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名誉会长章柏青就提醒观众看看“众拍时代”的大背景：中国电影市场快速扩张，银幕数已达世界第一，新需求为电影产品的制造者——导演这一行业打开巨大缺口。相比于科班导演的产出速率，市场时不我待。

按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的说法，中国大概需要200位以上的成熟导演，才能应对突飞猛进的市场需求。但事实上“拿得出手的中国导演只有五六十个而已”。行业大门不止为新导演敞开，还向新公司、新资本张开怀抱。

▼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电贺洛伊特哈德就任瑞士联邦主席指出 充实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1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多丽丝·洛伊特哈德就任2017年度瑞士联邦主席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当前，中瑞关系呈现深入发展的良好势头，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经贸、金融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人文交流日趋活跃。我高度重视中瑞关系发展，愿同你共同努力，充实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以奔跑姿态 迎崭新的一年

昨天清晨，当新年第一缕阳光洒下，整个上海似乎都已整装待发，准备以运动的姿态去迎接崭新的一年。

新年首日，一系列全民健身赛事在中城上演，把健康的理念与欢声笑语传递到千家万户。跑步爱好者们也在这一天开始了“新年第一跑”。在上海F1赛车场，昔日赛车轰鸣飞驰的赛道成为一万余名选手奔跑的舞台。在这场名为“2017蒸蒸日上迎新四环路”的活动中，还有11名视障选手在陪跑志愿者的陪伴下，体验了“上赛道”的速度与激情。连续举行了22年的东方明珠塔登高迎新长跑，已经成为上海传统的元旦全民健身活动。此外，还有很多就在社区、乡镇举行的全民健身活动，参与者们的热情同样高涨。

右图：昨天上午，1000多名跑友集聚东方明珠塔，参加登高迎新长跑活动。傅国林摄

▶ 相关报道刊第四版·运动



以『最严』标准确保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安全·申城今年重点整治项目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打破围墙，“直播”后厨

打造“互联网+明厨亮灶”升级版，消费者可看餐厅后厨“直播”；在全国率先实现地沟油“产、收、运、处”全程闭环监管，更多公交车将使用地沟油转化燃料……食品安全将是上海2017年的重点整治项目，进一步规范网络订餐服务、疏导管理无证小餐饮等新老问题，都是上海今年食品安全的重点工作。

新年来了，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阎祖强即带队开展节日食品安全飞行检查。记者获悉，《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办法（修订草案）》已三审通过，许多条款比对国家法均予“顶格”处理，体现上海的“最严”标准。

昨天上午10点，市食药监局对徐家汇商圈后厨开展检查。在港汇恒隆广场的一家点心店堂前，巨大的玻璃隔断“直播”着点心师制作小笼包的过程。这种打破厨房围墙的理念，是上海“明厨亮灶”工程的一个缩影。

2016年，为了让市民更加明白白地消费，上海在全市餐饮行业推进“明厨亮灶”工程。让后厨不再是秘密地带的理念，除了体现为“开放厨房”，还有利用“全球眼”等摄像头直播后厨这种形式。

虹口区去年率先探索食品安全监管“互联网+明厨亮灶”升级版，在不少大中型餐饮店门口摆着一块显示屏，显示屏连接多个高清摄像头，消费者能通过它们看到后厨情况。点击屏幕上的排按钮，还能看到餐厅营业执照、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等信息。执法人员说，高清摄像头里还装有温控传感器，并有自动抓拍、人脸识别等功能，当熟食间温度超标，或从业者没戴口罩等，远程监控室都会报警，数据连到食药监后台，这是利用高科技手段实现监管。

▼ 下转第二版



执法人员检查超市冷柜的温控系统。 本报记者 唐闻佳摄

稳中求进谋发展

虹口：今年全面消除“四违一乱”

力争9月前基本解决集中成片违法搭建、无证无照经营、中小河道黑臭问题

本报讯（记者祝越）“哐、哐、哐……”随着镐头机的作业，河道边违法经营的摊铺、小区内违章搭建的天井被逐步拆除。12月30日，虹口区开展2016年最后一次集中整治行动，共计拆违26处，面积730平方米；与此同时，今年的整治工作全面部署：虹口区将在9月前力争实现辖区内集中成片违法搭建问题基本解决、无证无照经营问题基本解决、中小河道黑臭问题基本解决。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虹口区2016年“四违一乱”专项整治目标任务已经全面完成。全年重点整治区域内共计完成整治无证建筑4638处、

235147平方米。虹口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竺晓忠介绍，虹口区内大量集中成片的无证建筑基本被拆除，80%的无证经营问题得到解决，“三合一”（生产、经营、居住）现象基本消除，北横通道、虹口游泳池等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城区环境焕然一新。

2017年，虹口区将根据“应拆尽拆，应管尽管”原则，全面消除辖区内“四违一乱”问题，力争在9月前实现三个“基本解决”目标，即：辖区内集中成片的违法搭建问题基本解决、无证无照经营问题基本解决、中小河道黑臭问题基本解决。

虹口区建管委书记、主任宜一洲表示，将深化落实“河长制”，由区领导担任河长负责监督、推动各项任务的落实。在水上，扎实做好引清调水、水系疏浚、水生态修复等工作。力争2017年6月底前完成全区河道水系疏浚工程，全面清除河道淤积；并在江湾市河、南泗塘等河道设置浮床和人工曝气复氧设备，以改善区域水环境，逐步修复水生态自净能力；同时，充分发挥虹口港泵闸的引水口作用，加强引清调水，避免北部水质较差的外区水源进入江湾市河和南泗塘，切实巩固河道黑臭治理成效。

在岸上，积极开展雨污混接排查、污水外送、泵站设施改造、沿岸违建拆除、

绿植补种等工作。坚持整治与河道治理、道路景观美化相结合的原则，开展河道岸线畅通专项行动，结合“四违一乱”整治，坚决拆除沿河10米范围内违法建筑，将整治工作与江湾市河、南泗塘、西泗塘、俞泾浦、沙泾港、虹口港等河道以及东余杭路、水电路、广灵四路、昆山花园路等重点道路相结合，做好景观美化、市容环境升级等工作。

河道的长效管理和后续规划建设工作也将同步完成。今年6月底前完成沿河合法建筑总体处置方案编制，并制定“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征收等方式打通防汛通道，进而开展虹口区全区的沿河慢行系统整体建设。

文匯深呼吸

流行词是不是语言上的“流行病”

■本报记者 陈熙涵

岁末年初，照例是各机构榜单盘点、评选年度流行词（语）的关口。一时间，“十大年度热词”等榜单争相出炉，好不热闹。然而，就在这当口，著名作家王蒙在出席某热词年终评选活动时，直接向流行词“开炮”，直指“小鲜肉”等热词把汉语搞得粗俗不堪，一些流行词正在蚕食、侵蚀语言的多样性。流行词，到底是不是一种语言上的“病症”？这个争论多年的话题再次来到了风口浪尖。

流行词每年层出不穷，伴随新词而来的新释义或新用法，也引发了各种指摘。对此，有学者认为，评

选流行词的本意是对语言进行的一次梳理。希望通过评选让真正有生命力的语言得到沉淀，进一步丰富语言文字的多样性。

众口一词有损语言多样性

作家中对流行词反感的并非王蒙一人。不久前，作家池莉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我只能遗憾地说，现在的年轻人对网络语言的创造和运用，尽管很有才，却专横地横扫一切个人表达，造成男女老少众口一词、千人一面，人人都以会说同样的网络流行语为时髦。当一个耄耋老人、一个公务员、一个银行职员、一个汉绣的绣花学徒，上来都称呼我为‘亲’时，我何止被惊呆了，简直是崩溃。”

张扬个性的流行词有损汉语的多样性吗？有人曾做过一番比较：古人说人漂亮用“貌比潘安”“玉树临风”“顾盼神飞”，现在我们说“高富帅”“白富美”；古人说人难看用“东施效颦”“獐头鼠目”，我们说“矮穷挫”“颜值低”；古人表达悲伤用“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我们用“蓝瘦，香菇”……也许这种对比有些极端，但如果有一天，人们张口闭口只会说这些，那现代人会不会被表达的匮乏惊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流行词的实质是大众语言的狂欢，学院和严肃媒体在使用的语言时具引导性，绝不能没有选择地拿来就用。像“小鲜肉”“嫩模”这些词语，是带有性别歧视意味的，现在不仅成了流行词，被指称的人还不以为意，甚至以此为荣，这

确实值得深思。

有时不必急于作出评判

语言学家、《咬文嚼字》名誉主编郝铭鉴表示，很多流行词在网上通行无阻，一旦落到现实中，便要面对得体与否的问题。一些热衷于炒作网络热词的推手有时利用从众心理，让一些粗鄙的网络流行语蔓延到现实世界。在郝铭鉴看来，我们或许更应看到流行词在社会发展中积极的一面。作为观察民意的一面镜子，流行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关注社会现实、关心政治的热情；反映了民众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如“洪荒之力”。

▼ 下转第二版